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

82702.

大藏一覽集卷第十

寧德優婆塞陳寶謹編

第八宗說門之餘

文宗眼品第五十五 正傳品第五十六
去身旁品第五十七 分派品第五十八
大弘散聖品第五十九 流通品第六十

坐參真宗眼品第五十五

四則

曲服○稽首釋迦大慈悲○不立文字直指示
統要云世尊纔下生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要天下太平娘
那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又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聞我迷雲令我得
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
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一日陞座
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
座○又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
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擡手
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云

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
將眞珠示之便惱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七上出第

卷一

正傳品第五十六 三十三則

十

○爰自西天四七祖○直至唐土二三師

傳燈云初祖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
世尊拈華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
纓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
也○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母尊傳金襴袈裟

裴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
波鞠多爲給侍因問鞠多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
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
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鞠多曰我身
十七非性十七也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化度甚
衆波旬恐怖將害正法尊者入定波旬密持纓絡
繫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花
驛輶言慰諭吾有花驛奉酬波旬引頸受之即變
三種臭尸波旬厭惡盡已神力不能得脫升釋梵

天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神變我輩凡陋
何能去之梵王說偈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
起終無此理波旬受教投禮尊者哀露懺悔鞠多
令其歸三寶竟尸驛頓脫禮謝而去尊者每度一
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
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五祖提
多迦尊者因求出家鞠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
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鞠多曰不爲身心復誰
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
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

六祖禰達迦尊者領八千人傳爲徒聞提多迦入國率衆迎奉謂提多迦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禰達迦乃捨邪歸正以嗣祖位七祖婆須密尊者常服淨衣執酒器行或吟或嘯人謂之狂遇禰達迦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禰達迦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師曰識我手中物否禰達迦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師曰還識我否禰達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問名氏師答名婆須密禰達迦

曰我師提多迦說佛說阿難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乃投出家度脫成道一八祖佛陀難提尊者遇婆須密即前白言與師論義婆須密曰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知義勝求度爲嗣九祖伏默密多尊者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憇父母情愛難捨故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覆佛陀行化至家見有光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父出致禮問何所須佛陀答言我求持者自找我亦伏默年已五十不言

不行才見佛陀邊禮詫佛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弗陀菴偈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便行七步父捨家入道十祖脢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皆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既覺乃生後爲佛陀執侍未嘗眠睡脢不至席遂號脢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脢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脢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止脢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脢曰汝答起瞋恚想命終爲鱠

七千載適遇尊者獲聞

非諸佛師曰諸佛亦非脢即可度之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馬曰此是鋸義富曰彼是木義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得法於馬鳴領徒入山逢一大鱠盤繞師身與受三歸而去繼有一老問訊師問所止答曰昔爲比丘樂靜時有初學數來請益煩於應答起瞋恚想命終爲鱠

戒法故來謝耳。十四祖龍樹尊者遇迦毗得法
乃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
覩師相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心表諸佛體說法
無其形用辨非聲色配上卷第一十五祖迦那提
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滿鉢水置
於座前提婆覩之乃以針投契於龍樹即爲法嗣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曾蒙佛記第二五百年
爲大教主遇於提婆蓋符夙因得度之後因求法
嗣見僧伽難提入定經三七月方從定起問曰汝
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羅多曰身心俱定何

有出入僧伽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十七祖僧
伽難提尊者莊嚴王之子生而能言常讚佛事厭
於世樂七歲能偈告其父母稽首大慈父和南骨
肉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
日不食乃許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次謁羅多入
道十八祖伽邪舍多尊者因風吹殿角鈴聲難
提試問鈴鳴耶風鳴耶舍多答曰非風非鈴我心
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
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十九祖鳩摩羅多尊
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

曰答無者誰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闔延接以續
祖燈二十祖闍夜多尊者遇鳩摩入國問曰我家
父母素信三寶而嘗染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
意而我鄰家父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
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
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
福殊不知影響相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
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
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
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
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
夢幻闍夜多夙慧頓發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
者父名光蓋母名巖一尊者在母胎日有一羅漢
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
并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莫測其由問
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師却避之賢衆
曰汝婦懷於聖子當爲世燈吾故避之非重女人
也及盤頭出世智慧淵沖唯尚辯論爲衆之首一
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闇夜多將
欲度之先問彼衆曰北盤頭能修梵行可得佛道

乎衆曰我師精勤何故不可閑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閑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盤頭乃師之二十二祖摩挾羅尊者囊授佛記第二五百年出家繼聖後於那提國常自在玉家訖生果遇盤頭得度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七歲遊行聚落覩民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出家成道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見鶴勒那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韻那頷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果滅佛法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頷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咎於頷玉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玉臂亦墮七日而終二十五祖婆

舍斯多尊者生時便舉左手終未能舒父領投於
師子尊者問其宿因尊者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
子遽詣手奉珠尊者曰吾曩爲僧赴四海齋噉珠
以付童子婆舍今還吾殊理固然矣即求出家密
受心印後隱南天王問所傳何宗祖曰我從師子
尊者而得王曰予聞師子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信衣以顯師承
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
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悔致禮二十六祖不如
齊多尊者往東印度時外道梵志旣知尊者入境

即鳩諸徒曰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
以動大地入水火們患哉尊者直詰王所梵志怒
之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之頤尊者一指其山
忽移彼衆頭上梵志歸投尊者愍其愚再指之化
山隨滅梵衆咸趣真乘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
者乃大勢至菩薩之後身幼失父母遊行閻里巧
求度日人問汝行何急答曰汝行何慢或問何性
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配上振字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因般若多
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圓

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歎其辯慧復問

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髙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廣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勝分爲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波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求纏邪見偏往論議六衆咸歸

由是擊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
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王怒
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
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
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
時當有其八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乎執捉在
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

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土聞倡已心即開悟悔謝前
非諮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
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誠涕
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爲王懺悔
厥疾有間磨愈震且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于南
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
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
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脩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
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

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
渡江寓于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袖光晨夕
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
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悲泣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
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
輕心憮心欲冀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
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
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

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
竟自爾縉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大竺乃命門人
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
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足揔持曰如慶喜見阿
閻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
後慧可禮拜依依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
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累而至於
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以爲法信吾滅後二百年

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
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端坐而逝葬熊
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于葱嶺手携
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令啓壙只

見空棺隻履存焉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因覽佛
書超然自得終日宴坐神人告曰將欲受果何滯
此耶翊日頭痛空中告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
其頂骨如五峯秀出後造少室得法傳衣見達摩卓三十

祖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可問曰弟子身纏風恙

請和尚憲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憲居士良久云覓

罪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憲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
已知和尚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可曰是心是佛是
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居士曰今日始知罪
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
也可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三
十一祖道信大師見璨問曰願和尚乞與解脫法
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師
言下大悟三十二祖弘忍大師爲童時信問子
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信曰是何姓答曰是
佛性信曰汝無性耶答曰性空故信器之已上採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貪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人答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庵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爲辭說其義尼逐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閑文字入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糟癉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

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義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深師密倩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見此偈乃潛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爲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於此土迨及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

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其
逐至大庾嶺道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
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我來
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
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
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颶刹幡二僧對論
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
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
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儻不以智慧照破
煩惱無始生死憑何汝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

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
是大衆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減
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
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
如如常住不迂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
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
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
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軀湛然常
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禮謝還闕振字函
第五卷

旁出品第五十七二十一則

僧那

向居士

牛頭融

牛頭叢

鶴林

天柱

鳥窠

雲居智

北秀

蒙山明

嵩嶽安

破漏

嵩徽

珪

惠住

福禱了

洪州達

壽州通

信州常

廣州道

永嘉

司空淨

婺州崇

忠國師

荷澤

常

○不惟直下祇單傳○爭奈旁人皆有分

僧那禪師見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卽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搃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屢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

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

祖

向居士見二致書云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

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菩提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答偈備覩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萬法即皆如朕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披捧遙禮密承仰記

掇孚函
第三卷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見四祖博通經史尋閱般若曉達真空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從師落髮隱牛頭山有百鳥嚮花之異號曰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四祖訪之端坐不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問曰大德高接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信禪師否祖曰貧道

是也因引祖至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作怖勢而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揔在心源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空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

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牛頭山智巖禪師見四祖下牛頭威禪師少爲郎將累戰有功棄官出家隱舒州皖公山有同從軍者二人尋訪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故醒若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得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發明大事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

見四祖下牛頭威禪師

有僧扣門師問

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崇慧禪師

見四祖下威禪師

下僧問如何是大通

智勝佛師曰曠劫來未曾擁滯不是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

杭州烏巢道林禪師

見四祖下威禪師

侍者會通忽一日

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丈舉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

起布毛吹之通乃領悟

天台雲居智禪師見四祖斥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纖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云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

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祖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鑄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

北宗神秀禪師見五祖以坐禪爲務師嘆曰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求其道祖默識之師有偈云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見五叢問初無解悟及聞五

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率數十人追逐至大庾嶺

師最先見盧即擲衣鉢於盤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若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乞開示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特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蒙指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即我師盧曰吾與汝同師黃梅也

嵩嶽慧安國師見五祖有坦然懷讓二人叢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

嵩嶽破竈墮和尚見五祖下嵩嶽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師見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尾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破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曰我本此竈神父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脫此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汝是本有之性非吾彊言

嵩嶽元珪禪師

見安國師

一

日有異人峨冠而至從者

極多稱謂大師

師

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

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

別耶曰我此獄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

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

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

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

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

辨乎願受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即旣

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

我聞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爲受五戒也

五戒之
晉平經

可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見五祖下
無相禪師

一日鴟鳴公相

杜鵑漸問師聞不曰聞鴟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
曰鴟去無聲云何言聞師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性
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
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
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
去來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

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
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
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
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
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學道人
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
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
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鱗鱗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
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公禮而退

上振字
第十四卷

匾簷山曉了禪師見大塔銘盛行于世云師得無
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
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
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
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
無之無涅槃非境嗚呼師住此芳曹谿明師寂滅
芳法舟傾師譚無說芳寰宇盈師示迷徒芳了義
乘匾簷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忽審
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既及三千部後見六祖祖向
道汝但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牽牛愛尾也師曰

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
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
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而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
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
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有所珍財盡歸於
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是名持法
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師蒙啓發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

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櫨設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主祖曰汝今後方名爲念
經僧也

壽州智通禪師見六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智祖
謂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
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
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身性即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
緣起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談諦信求無迷莫學馱
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

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
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
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
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興永處那伽定轉前五識爲成所作

皆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
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
曹但轉其名而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無我體四
不轉其躬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無我體四
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汙名

信州智常禪師見六祖問云蒙大通和尚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孤疑願垂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師
舉大通問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
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
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
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
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
示祖曰彼說猶存見知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而不知一法守
空知還似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暫然興銷認何

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師聞偈已豁然答偈無端起知解著想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渺頭

廣州志道禪師見大問曰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且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若法身寂滅即同木石誰當受樂如是則一切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冒外道跡常

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見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纏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懸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謬佛毀法

溫州來嘉玄覺禪師

見六祖

初謁振錫拂瓶繞祖三

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來生大我憁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
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
儀叢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
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
汝甚得無生忍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
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嘆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矣

司空山

本淨禪師

見六祖

後有中使楊光庭造丈室

求開示師曰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
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
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
心走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
即道光庭再拜而退回奏詔師入內召集諸禪與
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出閑如師所見以何爲道
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
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

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揔是假名遠曰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來是道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大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諸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

相應大德若見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猿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三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問曰若言無心是道凡礎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若依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

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
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
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方得名爲觀自在又真禪
師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
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
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
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
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是假名一假
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

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
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
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
衆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
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遍觀修道者
撥火覓淳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法空
禪師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
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
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
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

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恩之
師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弃却一真性却入闊浩浩忽逢修道
人第一莫向道○又安禪師問曰道既假名佛亦
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
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
何曾有故知真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
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走妄妄亦同
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
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懶

伏師又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
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達
性禪師問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
修行性空名相不實虛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
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
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
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
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
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
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多○又有近臣

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貪道此身亦如其夢師又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闍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闍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見六有智隍禪師曾謁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徃問曰汝坐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省

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情遂造曹溪請決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見六肅宗待以師禮有西

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妙令與師試驗
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
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
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
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
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度爲什麼不見因師
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沙曰汝道前二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為什麼不見且遺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三藏第三度不見因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

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
汝辜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
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做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任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

肅宗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
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又問
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
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取目視陛下
否○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
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

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師化緣將畢乃辭代宗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様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後詔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紅瑠璃殿上無知識真後住耽源山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見六祖六祖上堂告衆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

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

分派品第五十八 一百四十八則

六祖法嗣唯南嶽清原二人兒孫綿遠○南岳接馬祖直下分臨鶴鷺你二技鵠你至五代鼎傳○清原接石頭直下分曹洞雲門失眼三派法眼至三代流入高麗也

○南嶽一枝臨濟茂○清原兩派洞雲長

南嶽派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見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

不汙染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又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不鑒照瞞他一點不得以上

第五卷

南嶽第一世

馬祖

江西馬祖道一大師見南僧問爲甚說即心即佛師云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

○師匡徒日讓師遣一僧去俟陞堂時乃出問作

麼生看他道甚言句僧如所教回曰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塗醕讓然之第六卷

南嶽第二世

大梅

盤山

南泉

大珠

自善

東寺

歸宗

無業

良士

亮座主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見馬

祖

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

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

惑亂人去任他非佛非心我祇卽佛眾心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問師父響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恰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

探字函
第七卷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覲馬祖示衆云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問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諭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師擬遊莊其夜土地先報莊主預備師到

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主云土地夜來報知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觀見有僧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什麼被鬼神觀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是賞伊

罰伊

○振入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見馬祖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

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況文字皆從智薰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又有三藏問真如有變易否師

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師曰若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南宗實不可測。○又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揔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振字第六卷。○又志座主問何故不許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

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又問何故不許誦經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別有意耶師曰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浮言悟理者超

文字

世字函第十八卷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參馬祖大衆雲集次祖纏陞座師乃捲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座師再參祖見

師來取禪床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儻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師侍祖行忽見一群野鴨飛過祖問是什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搘師負痛叫阿爺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因有督師凡衆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

生隨野孤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勝孤身遂問
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
言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孤身住在山後乞依
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罔測直詣後巖
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
緣黃蘖便問古人鑄對一轉語隨野孤身轉轉不
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爾道蘖遂近前與
師一掌師笑云將爲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振孚幽
第六卷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見馬祖因為市肆見一客人買
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

云長史那箇是不精底師言下有省又見人擗
喪謂卽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
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
祖祖仰可

杭州塢官齊安禪師見馬祖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
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
對投子代云不辭將

婺州五洩靈默禪師見馬祖到石頭問曰一言相契
卽住不契卽去頭據坐師便行頭躋後召云闍梨
師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什

麼師有省乃拗折柱杖。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云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我此間無底事。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即接僧云便請接。師云汝欠箇什麼。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見馬祖白居易問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辭如江湖在。廸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心。法法不

離禪。何以分別。問曰。既無分別。云何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問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問無修無念。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心要爾。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見馬祖。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公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伊爲什麼不

向鵠子頭上放。又問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見馬祖 刺史李渤問曰教中

道須彌納芥子湧。即不疑芥子納湧。莫是妄譚否。師曰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郴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又問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磨。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塗中授與。不識。即世諦流布。

以上接
雨第七卷

汾州無業禪師見馬祖 狀貌瓌偉。祖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問曰。即心是佛。實未明。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又問如何。是祖師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闡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謝云。某甲講得諸部經論。將謂無人能過。若不遇師。虛度一生爾。九學人問多答莫妄想。

洪州西山亮座主見馬祖 乃問曰。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曰。將心講。祖

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
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
得亮不肯便出祖召云座主亮回首祖云是什麼
亮豁大悟歸告聽衆某甲所講經論為無人及今
被馬師一問平生工夫永釋

忻州打地和尚

見馬祖

九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
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捧然後問但張其口

洪州水老和尚見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意祖云
禮拜著師才禮拜祖便與一踏師大悟起來撫掌
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

襄州居士龐蘊字道玄

見馬祖

世儒爲業少悟塵勞

家珍數萬沉弃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濂籬令
鬻之以供朝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侣者是
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
士言下頓領玄要曾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
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子歛手而立霞
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
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

看照登父坐合掌而亡居士笑曰我丈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頤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

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

膝而化

以上振字
第八卷

南嶽第三世

鴻山
古靈

黃蘖

石窟

大安

南嶽第三世

鴻山
古靈

黃蘖

石窟

大安

普贊

弘曇

祇林

潭州鴻山靈祐禪師見百丈侍次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丈自深撥忽得少火舉以示云此不是火師忽省悟丈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方省已物不從他得○師睡起與仰山

說我適來得一夢汝試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洪州黃蘖希運禪師

見百丈

問曰甚處來曰大雄

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大笑便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裴相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去

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苦形於紙墨何有吾宗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見百文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爾若出得此人
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乾源如何出得井中人
乾源曰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再問鴻山如何出得
井中人鴻山乃呼慧寂寂應諾鴻山曰出也仰山
曰我在乾源處得名鴻山處得地

福州太安禪師見百文 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
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
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住丈曰如牧牛人執杖

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上
堂云大安在鴻山三十年來契鴻山飯倚鴻山屎
不學鴻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
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
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
去也 又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踰山闇遂徑往
彼詣問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
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
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疎隨後云某甲四
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何得相弄師

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
在疎後到明招舉前誥招云大鴻可謂頭正尾正
紙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
使鴻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鴻山元來笑中有

刀遂逃禮悔過

統要五卷

福州古靈伸讚禪師見白師本州大中受業行脚
事畢却回省觀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去得何事業
曰並無事業一日因浴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
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
旦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

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腳遇何人每每發
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指个歇處其師致齋請
師說法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籬裏緣即如如佛其
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以上振字
函第九卷

趙州從諗禪師見南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
道師云可趣向否云趣向即乖師云不擬又爭知
是道泉云道不羈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
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

非耶師頓悟玄旨。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僧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學人乞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未云喫粥了師云洗鉢孟去其僧契悟。師因侍者報大士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師云又道來也。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隱侍首只辭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

淨身水○又云如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有婆令人送錢物至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婆轉藏經已竟回舉似婆婆云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或出六隨語統

要六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泉上堂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草深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

見南

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
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
是自己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師遣一僧問同叅會和尚見南泉後
如何會默然未見南泉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
有僧回舉似師示一偈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
入未爲真百丈竿頭湏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
問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
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師召尚書書應
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

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書曰恁
麼揔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
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个生死根本有偈曰學
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
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見南上堂云子湖有一隻
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
下二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僧纔回顧師歸方丈
師中夜於僧堂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
堂內出被師把住云捉得捉得僧云不是某甲師

云是即是即是不肯承當

○池州甘贊行者

見南

因化主至問是甚處主云

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
取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
山納疏藥山問何歸遽速主叙前話藥山云遭賊
了也急送還他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百
兩施之內此卷要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見求泰端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
禮拜即叉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
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

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不可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見求泰端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
持木劍自謂降魔才有僧叅便云魔來以劍亂揮
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
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
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鎮州普化和尚見盤佯狂無度或城市或塲間振
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
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曰來日大悲院裏有
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

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
云乞我一錢臨濟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坐因說普
化風顛知他是九是聖偶師到來濟便問汝是凡
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九是聖濟便喝師指云河
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
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 師將示滅謂人曰
乞箇直教或與被襖或與布袋皆不受時臨濟令
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告眾
曰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皆送厲聲曰今日葬不
合青烏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西

門方言人出漸稀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
入棺而逝人揭視之不見唯聞鐸聲漸遠盤山將
順世告衆曰有人邀得吾真否或將頂相呈似昔
不契師曰某甲邀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師打勦
斗而出山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以上振
字函第

卷十

五臺山智通禪師見歸宗忽一夜叫云我大悟也明
日歸宗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宗云汝見什
麼道理說似看師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宗異之

振字函
第十卷

南嶽第四世

仰山俱胝

香嚴

靈雲

王常侍

末山臨濟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見鴻問曰汝是有主沙弥無
主沙弥師曰有主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
鴻異之一日鴻問甚處去來師曰田中來鴻曰
田中多少人師揮鋏而立鴻曰今日南山大有人
刈茅在師舉鋏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踢倒鋏子
僧間鏡清玄沙踢鋏其意如
何清云勿柰船
何打破戽斗○忽有異僧從空而至師問近離
甚處曰早離西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既水師
曰神通妙用不無閑梨佛法須還老僧曰特來禮
文殊却遇少釋迦此出統要五卷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見鴻

鴻問本分事試道一句

來師進數語鴻皆不許師請爲諭鴻曰吾說是吾
之見解於汝何益師徧檢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對
乃自歎曰益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泣辭鴻去
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止焉一日除草因以瓦礫擊
竹作聲廓然省悟焚香遙禮鴻山云當時若爲我
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
假修治處處無蹤跡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
言上上機鴻見向仰山道香嚴擊竹會處有投機
頌仰云恐宿攜來待某甲問過見嚴便云師兄頌

未在更道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貪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仰云如來禪還師兄會祖師禪未夢在師又呈一頌吾有一機瞬目示伊若也不會別喚沙彌仰云且喜師兄會得祖師禪

福州靈雲志勸禪師見鴻山因桃花悟道有偈三十

年來尋劍客幾逢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鴻印可從緣悟達來無退失玄外

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亥沙
間耽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柱琛郎

走般大下人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鴻山視事次米和尚至王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出米鼓疑明日憑鼓山主往探其意米隨潛聽主乃問昨日和尚有甚言句不得相見王曰師子敵人韓獮逐塊米聞乃省遽出笑曰我會也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見天龍有尼到庵稍晚師乃留宿尼曰道得即宿師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丈夫而無丈夫之氣擬往諸方衆尋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

師乃大悟凡參學到師唯舉一指別無提唱臨終曰吾得一指禪平生用不盡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見關南常因聞巫者樂神云識神也無師忽省悟凡上堂披緋執簡作舞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紙待

筠州末山尼了然見大愚因灌溪閑和尚到山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頭又問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麼以上二字

卷第一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見黃華在蘖會中第一座勉令

問詰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旨蘖遂與二十棒如是三問三回遭打乃告辭第一座云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行脚去第一座遂白蘖云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辭和尚時願垂提誨師明日乃辭蘖指徃大愚愚問什麼處來云黃蘖來蘖有何言句師舉前詰三問三回被打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蘖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因猶覓過在師言下悟乃云元來黃蘖佛法無多子愚攏住云屎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而今却道佛法無多

子僕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乃於愚朋下連築
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蘖非干我事師返黃蘖遂
舉此話藥云這大愚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甚
待見即今便打藥遭一掌藥云風顛漢敢來這裏
持虎鬚師便喝藥云侍者引這風顛漢衆堂去○
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
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
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
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南嶽第五世

寶壽
鄭十三娘

會中舉一坐

鎮州寶壽沼和尚見臨問胡銚字函云汝還釘得虛
空否胡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莫錯打某
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胡後到趙
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祇這一縫
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譏字函

魏府與化存獎禪師見臨

脩

因同光帝云朕收中原

得一顆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
手展幞頭脚示之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

悅譏字函

鄭十三娘見鴻十二歲時隨師姑到鴻山才禮拜

起鴻問這師姑什麼處住姑云南臺鴻便喝出及問背後老婆甚處住三娘近前叉手立鴻再問三娘云早个呈似了也鴻云去下到法堂姑云三娘道我會禪口如劙利今日被問揔無一語三娘云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三娘後又舉似羅山云紙如三娘見鴻山恁麼祇對平穩也無羅云也不得無過云過在甚處羅叱之三娘云錦上更添花

發要第
六卷

南嶽第七世

南岳
真陽
碑

南塔光湧禪師見仰仰問我何似一頭驢師曰見

和尚佛亦不似仰曰若不似佛似個什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仰甚肯之

僧寶傳上

郢州興陽歸淨禪師見西院明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父院云若喚作棒眉鬚落師言下悟

統要第
六卷

南嶽第十二世

黃龍南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見慈明問閑上座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什麼處閑云早辰喫白粥而今肚又飢師云我手何似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師云我脚何似驢腳閑云鷺鷥立雪非同色時謂之竇

龍三關統要第

卷六

南嶽第十三世

黃龍心

黃龍祖心禪師見黃龍南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言下頓悟後問南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埋沒汝也師時時往決雲門語向南曰知是般事便休用許多工夫作麼心曰但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南肯之僧寶

清原派

思禪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問石頭什麼處來曰曹谿來師拈拂子云曹谿還有這箇麼曰悲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向汝道恐以後無人承當師令石頭馳書與南嶽回日有箇鉗斧與子住山去頭到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獄曰子閻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式有
可求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便歸師問子返
何速書信達否頭云書亦不通信亦不達乃舉前
誥復云去日和尚許箇鎗斧而今便請師垂一足

頭便禮

清原弟一世石頭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見借原問子何方來師曰曹
谿來原曰將得什麼來師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原
白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師曰若不到曹溪爭知
不失師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識吾

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得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以上振字
第五卷

清原第二世丹霞

丹霞

藥山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見石頭因入長安取第偶禪客

問何往曰選官去禪曰選官何如選佛師抵南嶽
一日石頭告衆來日剗剃前草大眾各備鍬鏟刻
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頭笑而剗
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謁馬大師未
衆徑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大眾驚愕報馬師至
視之曰我子天然師下禮拜曰謝賜法號因名天然

然

澧州蔡山惟儼禪師見石頭坐次石頭覩之間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曰若閑坐即爲頭曰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敢明

潮州大巔和尚見石頭頭問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語言者是被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

同謗師言下大悟

潭州長鋐曠禪師見石頭頭問甚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便禮拜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黑雪

清原第三世

龍潭

雲巖

松子

韓愈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見天皇問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心要師低頭與

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忽開解復問
如何保住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
無聖解

潭州雲巖曼成禪師見藥山記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
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吾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
有某甲在。吾問大悲牛乎眼那箇是正眼師曰
如無燈時摸得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
吾云徧身是手眼師云只道得八九成吾云師見
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師掃地次鴻山云太
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鴻云恁麼即有第

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這個是第幾月爲你去。
師不安吾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師云
不生不滅處相見吾云何不道悲不生不滅處亦
不求相見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見藥山記謂同叅道吾曰遇有靈
利座主指一箇來吾乃指夾山會向船子處去船
才見便問座主住什麼寺夾云寺即不住師云不
似又不似箇什麼夾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
得來夾曰非耳目之所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
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鈞三寸

何不道夾擬開口師便以箇打落水中夾省點頭
師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乃掩耳師云如是如
是

朗州刺史李翹峴藥慕山道風屢請不赴乃躬入
山謁之山孰經不顧翹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
行山召云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翹遂回問曰如何
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翹曰不會山曰雲在
天水在瓶翹欣愜作禮而逐一偈○練得身形似
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
天水在瓶玄各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須是行那服茹得○翹又問

如何是戒定慧山曰這裏無此關家具烟莫測玄
旨山曰太守保住此事直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
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見大嶺初叢石輩輩每以弓
箭接人師才至輩喝看箭師披襟當之乃曰此是
教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輩扣弓弦三下師便作
禮輩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父上纓字

巔云作廢平曰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禮謝於三
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鏡要

第十七

清原第四世

德山

清原

洞山

投子

石窟

諸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見龍一夕室外默坐潭問何
不歸來師對曰黑潭乃點紙燭皮與師擬接潭便
吹滅師乃作禮潭云子見什麼師云某甲從今向
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明日潭上堂云可中
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捧打不回頭他時
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遂取疏劒於法堂前秉

起炬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機似
一滴投於巨壑疏鈔便燒於是禮辭○師抵鴻山
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
偶鴻山坐次殊不顧躬師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
云也不得草草重具威儀再入相見跨門便挺起
坐具云和尚鴻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出鴻至晚
閉首座今日新到在甚處坐云當時背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鴻云還識此人麼云不識鴻云此箇阿
師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訶佛罵祖去在○
師凡遇僧衆多以拄杖打僧云某甲方始禮拜爲

甚便打師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汝且船
舷時便好與三十挂杖又有僧出師又打僧曰某
甲詰尚未問爲甚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
○師垂示云我這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狐臊釋
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
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
神簿是拭瘞瘞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
鬼自救不了雲門云讚佛祖須是德山老人俗
得琅耶云諾方若汝麼會入地獄如
箭只如雲門汝麼道○第七卷

郢州清平山令遵禪師見翠微問如何是西來的的

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請和尚
說微下禪牀引師入園師又曰無人請和尚說微
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領微言
後開堂曰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
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諸人莫空氣高一坐
空度若不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
煉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講得天華亂墜只
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僧問如何是
大乘師曰麻緣問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
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你三箇蒸餅問如何是

有漏師曰笊箒問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師凡問答方便追機語超格量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見翠初閱華嚴發明性海次謁翠微問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入微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師禮謝而退微曰莫探却師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偶出雖趙州聞師之名而未嘗識一日相訪見師携一鉢油自外而歸趙曰久響投子到來只見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趙曰如何

是投子師曰油油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見道吾

在鴻山作米頭篩米

次鴻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鴻於地上拾得一粒云這箇什麼處得來莫欺這一粒子百十粒從這一粒生師曰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鴻呵呵笑晚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虫。師後叅道吾吾曰我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師居方丈有僧在窓外閑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

雪峯語呈師師因老大漢有什麼死急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見道吾同吾去檀越家吊喪師

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師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吊畢同回途次
師曰和尚須與某道儻若不道打和尚去吾曰打
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便打吾歸院令師
且去少間主事得知不便師辭乃往石霜舉似前
語請和尚道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忽有省設齋懺悔後持鉗子於法堂上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

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
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筠州洞山良价見雲巖師問巖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邀得師真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即這箇是師
良久巖云承當這事大須審細心猶涉疑後因過
水觀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
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
頌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見船子因道吾至見師上堂僧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

曰法眼無瑕吾乃失笑夾疑下座問吾吾曰和尚

出世未有師在可往華亭參船子去師乃直造師

資相契詳見船子草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此間爲什

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餘目前無饑人僧曰旣無饑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闇梨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障裏

鳥銜花落碧巖前

法服云老僧二十年作境詰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說月丈生角象被雷

驚花○以上其字函五卷

入牙註出統要第七卷

清原第五世

嚴頭曹山雪峯高亭九峯雲居

郢州巖頭全豁禪師

見德山龍牙覲于欽山

與雪峯欽山爲友師叢

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几是聖德山喝師便禮洞山

聞舉乃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

師因與雪峯

同訪欽山至欽山鎮阻雪師每日紙是打睡峯一向坐禪因喚師起師乃喝云喫眠去每日牀上坐

恰似三家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昧人家男女去在峯云某甲這裏未穩在師云我將謂爾他後向孤峯頂上搖揚大數猶作這個語話據你見處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刻却峯云某

甲初到塢官見舉色空義得介入處師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因洞山偈云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云師云若恁麼自救不徹峯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我當時豁然如桶底脫師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一須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蓋天蓋地去峯言下大悟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此出

統要
八卷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見舊山九上洞山三上投子因緣不契後參德山問從上諸聖以何法囑受於人

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寧碎身如微塵終不贍却師僧眼示衆云我若東道西說汝即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爾向什麼處摸揀

襄州高亭簡禪師見舊山隔江見山遙合掌云不審

山以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以上鑾字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見舊山師在石霜爲侍者因普

會遷化衆舉首座住持師云明得先師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醭去首座作麼生嘗座云明一色

邊事師云未會先師意在座可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時脫去不得香煙纔起座遂脫去師撫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要入卷

此出統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見洞問甚處來師曰踏山來洞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个山不堪住洞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師曰不然洞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師曰無路洞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閑生去也洞曰此子已後千人万人把不住成尚書送供至問曰世尊

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召曰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師云玆獄未苦向袈裟下不明大事最苦汝等在這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氣力不負平生行脚汝若大事未辦且湏履踐玄途大隱云人人具足不肯承當流浪死生何時了日非惟袈裟下不明大事最苦沮巾鉢下不明亦苦苦打大事未徹且般若中下个種子當生因果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見洞因辭洞山問什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以下二字函第七卷○師受洞山寶鏡三昧五位

顯說

正中偏中至偏中到

○釋曰

正中偏中至偏中到

。

釋曰

正中偏中

至

偏中

到

。

釋曰

正中偏中

至

偏中

到

。

釋曰

正中偏中

。

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象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正非偏此位最妙又曰君是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又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

僧寶傳上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峴洞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自與我過禪板來師過禪板微接便打師

曰打即任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過蒲團來師過蒲團濟接便打師曰打即任打且無祖師意師後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山曰侍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頓明旨示衆云祖教佛教似牛冤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彼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縱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夫若透得祖師過始是體

得祖佛意方與向土古人同，始未逃涉。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無非須是自悟去也。

京兆覲子和尚見洞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採蝦

蜋以充口腹。夜卧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師試勘

真假，先竄紙錢之間，深夜歸，譯把住問曰：「如何

是？」來意師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

澧州鈸山文邃禪師見洞

僧問

一切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未審經中說什

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

銀杏囊風吹滿路香。」

以上譯字
卷第七

清原第六世

玄沙
太原

長慶

鼓山

永光

雲門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

見雪
峯

初出飛鶴嶺，頭觸破腳

指，頓悟云：「達磨不來唐土，二祖不往西天，更不出

嶺。」示衆云：「諸人只因前塵色聲香味等法而有

分別，便認此昭昭靈靈是汝真實。這个喚作認賊

爲子。正是生死根本，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

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

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圓成正遍

遍周沙界，譬如日輪，世間種種興營，種種心行，作

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肉體還，多般及心。

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此金剛體亦妙是只如今
山河大地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
威光所現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
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又云
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作麼生接盲
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
症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
無靈有僧蒲益雲門門云汝礼舞着僧拜起門以
拄杖徑之僧乃退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
前僧既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
不會門云汝不是患亞其僧於是有省雪竇舉了
便啞云這盲聾亞漢
若不是雲門鑪年去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見雪峯因捲簾頓悟有頌也太
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
得拂子驂白打出悟宗集僧問高麗有僧造觀音像明
州上船衆擇不起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旣無刹
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
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見雪峯纔入門峯攏住云是什
麼師釋然契悟舉手搖曳峯云子作道理耶穌曰
何道理之有峯仰之○上堂云直下猶難會尋言
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以譏字卷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是雪
半

上當云此事若在言語

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彼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珠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口終日說事不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著一縷線幾箇到此境界○又云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餉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又云此事阿誰無分有什麼不足處若大用現前不費一毫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惡業濃厚信根淺薄突然起許多事擔囊負鉢遊州獵縣觀山訖水這裏經冬那邊過夏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只是羸得一場口滑夫道轉遠何時得休歇夫然他老和尚不得已一期方便一言半句通汝入路有一般略虛漢念得癟肚葛藤到處馳騁驢驥唇馬齧誇我解問十轉百轉都無實地虛受信施作麼消得一旦眼光落地前頭將甚抵擋汝等既是拋却師長父母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直須剗起眉毛拗折拄杖

一二十年徹頭辨取今世縱然未得_汝生亦乃省
力雖然如是直饒汝等參得早是撒屎著汝頭上
也是剜肉作瘡汝且看他德山和尚見僧入門便
打睡州和尚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參
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太原孚上座見雪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
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
處師不肯_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
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測乃歐之一拳師
在庫前僧問如何是觸目_{菩提}提師踢狗子作聲走

僧無對師曰小_狗不消一踢

以上纓字
第九卷

杭州佛日和尚見雪初到夾山夾間隣梨與什麼
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夾曰他何不來相看師云和
尚看他有分夾同師到堂中師遂取出拄杖擲于
面前夾云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岳之所生來
云莫從須_山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夾曰莫從他
人得也師曰自己尚如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夾
云令灰裏有一粒_荳子爆

蘓州永光真禪師見雪云言鋒共差鄉閭萬里直
須縣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種_汝不得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

見集

典園

讀有僧辭普

曰

四面是山汝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普曰下得語中即後汝去其僧請師代云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普曰非汝語僧實告之

以上譏字
函第十七卷

清原第七世

羅漢洞山初

靜上座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

亦曰地藏

師梓田次僧到問

曰南州來師曰彼中近日佛法如何云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裁田博飯喫僧云爭奈三界

師曰喚什麼作三界○悟空大師在會下經年

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

鉢

一夜問病安樂麼空

云某甲與和尚緣背師指燈籠云見麼空云見師

云恁這個也不背空忽有省

出統要
第十卷

國清寺師

淨土座

見玄

有人問曰弟子夜坐心念

紛飛願垂示誨師曰如或閑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無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虛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而述一偈若道

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傳作業不亡而藉佛慈與接誘

世字函第一卷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見雲門

門問近離什麼處

師曰楂渡門曰夏在什麼處

師曰

甚時

離彼師曰去年八月門曰放汝三頓棒師次日上問昨日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

子江西湖南便汝麼

夫師頓悟

世字函第三卷

薦福承古禪師

見雲

示衆一句語中須具三玄是

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衆生皆令成佛汾陽

偈云三玄三要事難分

慈須三玄得意忘言道易親

意中

去一旬明明該方像

見中

重陽九日菊花新

句中

僧寶

清原第八世法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

見羅漢

上堂次第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偈問自作麼生是万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万象曰古人不撥万象

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悟

師諭此字函

○第四卷

清原第九世

高麗准

高麗國道峯山惠炬國師見洪 高麗遣使詔曰故國迎入王府師上堂指威鳳樓示衆云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丑字 第五卷

郢州大陽明安禪師

見梁山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

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益師擬進語梁急索云這

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言下悟作禮却依本位立梁云何不道取一句來師云道即不辭恐難上紙墨梁印可出號要

第十卷

清原第十一世

投子 責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見明 抵浮山圓鑒法席看外道問佛因緣忽聞板聲豁然開悟鑒呵之乃曰吾昔受明安禪師真像并直裰皮履令求法器以繼其宗乃示識偈題其首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偈云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焯靈苗番茂處深密固靈根瑞字 第六卷

衡州北禪智賢禪師見福 上堂六年窮臘盡無可與大眾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餅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入衆圍炉唱村田樂何以如此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致使時人嘆仰卽珍重

清涼第十一世

天衣懷
天寧楷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見雪上堂云林間翠竹陌上黃花主伴交叢共談斯事不用南詢諸友東見文殊一時向目前叢取行脚事畢又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沉影之心鴈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列字雨
第五卷

東京天寧道楷禪師見般若問佛祖言向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青口汝道寢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酬之情以拂子

撼其口白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楷悟玄旨再拜歸夫青呼且來師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師以手掩耳僧贊
傳中

散聖品第五十九

六則

維摩 布袋 寒山
拾得 般若 付大士

○散聖慈悲來世上○語言流落滿人間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談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文殊乃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真入不二法門

出號要
一卷

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而立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云等個人來曰來也師遂於懷中取一

橘子愛與僧擬接師縮爭云汝不是這本人。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放布袋叉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師拈布袋上肩而去

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山將茄拂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拂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山向傍僧云你道這僧費却多少塙齧

拾得掃地次寺主問汝因豐子拾得汝歸名爲拾得汝畢竟姓名什麼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箒掃地而去

無著和尚往臺山父殊迎問大德何方而來云南

方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云多少衆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住持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云多少衆父殊云前三三後三三無著辭退均提童子送出著云適來和尚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子召云大德

著回首子云是多少

洞山云欲觀其子請問此事持

婺州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以尺牘會公曰大士講經竟以上出鏡要第二卷

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宗鏡舉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爲牀座遍三千

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富字函第九卷

又舉成實論云佛說內外中間之言遂即入定時
有五百羅漢各釋此言佛出定後同問世尊誰當
佛意佛言並非我意又白佛言既不當佛意將得
無罪佛言雖非我意各順正理堪爲聖教

孫字函第二卷

大藏一覽集卷之十

正百贊法門林尚貴開

宥範永

